

第一章

阳光透过天棚上的窗洞，照进了宽敞的工作室。这是一个炫目的蓝色方孔，一个开在辽远无际蓝天上的敞亮洞口，鸟儿匆匆地从洞口掠过。

可是天空中亮堂堂的光辉一进到这间挂了帷幕，高大朴素的房间里时，就衰减了，变得柔和了。照在帷幕上时像憩息了，到门帘上时近乎气息奄奄了，只勉强照到了阴暗的角隅，在那儿，金色的画框像火似地发亮。美术家的房子，也就是人类灵魂曾在那儿工作过的房子里的那种静谧和困倦，好像都被禁锢在这儿了。在那些墙面上，思维曾在上面驻在过，活跃过，也曾因为极端努力而耗尽过。于是当思维一旦平息时，一切都像是疲乏了，疲惫不堪了。在经历了生活的许多危机之后，好像一切都死亡了；好像整个儿住房都曾为主人的疲乏而苦恼，分担过他日复一日重新开始的斗争；所有的家具，帷幕，在画布上尚未完成的大幅肖像全都安息了。一种令人麻痹的油彩，松脂和烟草混合的气味在飘荡，被吸进了地毯和坐椅里。除开掠过窗口的燕子短促尖锐的叫声外，没有一点其他声音来打破沉重的寂静，一切都是凝滞不动的，在屋顶上也几乎听不到巴黎漫长而含混的喧声。只有躺在沙发床上，在唇间慢慢吸烟的奥利维埃·贝尔坦每喷出一口香烟时，才会间歇地有一缕蓝烟升向天花板上。

他在寻觅一张新画的题材，眼神迷失到了遥远的云霄外。他该画什么呢？他还一点也不知道，甚至完全不像是他原来那种自信果断的艺术家，却像个心神不定的人，游移不定的灵感还动荡于各种艺术表达方式之间。他富有，声名显赫，取得了种种荣誉，虽然已近晚年，却仍然不能确切地明白自己是朝着哪种观念经历走过来的人。他曾是罗马的获奖者，传统派的卫道士、招魂人，但在一些伟大的历史场景中追随于另一些人之后，接着又将他的倾向予以现代化。他画了些用古典式铭牌标名的活人肖像。他聪明，热忱，勤奋，执著地从事于不断变化的幻想，醉心于他深入妙境的艺术，他靠着心灵的精敏，赢得了卓越的表达技艺和适应性广阔的才华。后者部份是产生于他好犹豫的性格和他对各种类型的探索。也许由于人们对他优美出众而正派的作品突然着迷，竟影响了他的按正常情况的方向发展。从成功之日开始，在他不自觉的情况下，取宠的欲求总在使他烦恼，悄悄地改变他的方向，削弱了他的信念。此外，这种求宠的欲念以多种方式在他心中出现，对他的成名起了巨大作用。

他彬彬有礼的态度，他生活中的种种习惯以及对自己外表的注意，乃至他一度是骑马击剑家，技高有力的名誉，都为他日益增长的盛名增添了一串小小的光彩。在完成了使他成名的《希腊艳后》画幅之后，巴黎社会一下子被他迷上了，接纳他，欢迎他。他一下子成了出入林区^①名噪一时的画家之一。沙龙里议论着他，年纪轻轻就受到画院的接纳。在一片赞扬声中，他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了城市。

① 巴黎近郊的林区主要指布洛泉林区广近九百公顷，一度为帝王游猎之所；次为Vincennes林区逾九百公顷，为上层人士游乐之所。

幸运使他一帆风顺，直到他进入老年时都受到颂扬和宠爱。

这时，在户外风和日丽天气的影响下，他正在寻求一个诗意的主题；加之饭饱烟足，使他变得有点儿麻痹。目光向着天空，他在遐想，在蓝空里虚构些一瞬而过的图像：一些在森林小道上或者大街人行道上的姿容优美的女人，水滨的情侣，种种使他思绪自愉的风流幻想。变幻的图案在天空中呈现出来，在他眼睛里，彩色的幻觉模糊而漂移不定。像箭一般划过，而那些不断在天空留下一道划痕的燕子像是在用笔迹删除这些图像。

他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所有隐约可以看到的形象都像和他画过的相似，所有出现的女人都像他以艺术家随想孕育过的女人的姊妹。于是一年以来引起他隐约不安的一种恐惧，那种才华已尽、主题上老一套、灵感枯竭的恐惧，在这种重温旧作，无力重新构思和开创未知的迹象之前，变得清晰起来。

他丧气地站起来，想从他废弃了的构思用的画板里找找，看能不能找到一点东西，给他提醒心中的某种概念。

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就翻开了他存在一口老箱子里的那些草图、速写和素描。可是不久他就对这种无效的努力感到腻烦，疲乏得精神沮丧。扔掉了香烟，他一边用口哨吹着一首流行歌曲，一边弯下了腰，从一张椅子下面拾起了散落在那儿的哑铃。

他用另一只手拾起了遮在一面镜子上的布帘子，这是一面用来纠正姿势，审评各种透视，再度考验真实性的镜子。当他面对着这面镜子之后，他开始审查自己的各种姿势。

在那些画家之中，他是以孔武有力著称的，后来在社交场中他又以漂亮出名。而今岁月不饶人，他的体重增加了。他身材魁梧，胸膛饱满，徒然每天刻苦地骑马击剑，却仍然赢得了

像古代的角斗士的凸肚皮。那个脑袋和往时虽然已有不同，却依然出众，却依然漂亮。茂密的短短白发，使得在浓重的灰色眉毛下的黑眼睛神采奕奕。他浓重的胡须，一丛老兵式的胡子仍然是褐栗色的，赋予他的面庞以一种罕见的力量和豪气。

他双脚并拢，身材挺直，立在镜子面前，用哑铃操练各种规定动作，目光愉快地盯着他肌肉丰满的手臂端部宁静有力的操作。

可是，忽然之间，从反映出整个工作室的镜子深处，他看见一扇门帘动了，而后探出了一个女人的头，她仅仅伸出了一个张望的头。

在他身后那个声音问道：

“有人吗？”

他回答道“在”，一边转过身来，随后将哑铃扔到地板上，带着多少有点勉强的灵巧，朝门那边跑过去。

一个素装的女人进来了。握过了手以后，她说：

“您在锻炼。”

“是的，”他说，“我在自我欣赏，却让人家撞见了。”

她笑了，接着说：

“您的门房里没有人。我知道您这时候总是独自一个人，因此我没有通报就进来了。”

他看着她，说：

“真帅！您真漂亮，真潇洒！”

“是的，我做了件新裙袍。您觉得好看吗？”

“真漂亮，大方谐调。嗨！可以说这衣真叫人感到深浅协调。”

他绕着她转，掸掸衣衫料子，用指尖整理整理衣褶，宛然

是个和妇女时装师傅一样熟悉服饰的男人。本来，他这一辈子的艺术家思维和运动员式的肌肉，都是用来通过画笔的纤毫来描述变化多端的精致时式，揭露被禁锢、掩埋在丝毛织物或雪花边下的女性美的。

他结尾宣布道：

“这真是十分成功的。对您十分合适。”

她听凭他赞赏，高兴自己的漂亮博得了他的欢心。

她已不再年轻了。但仍然漂亮，不太胖，略略壮些；但仍然光彩照人，使得四十来岁的肌肤显出成熟的韵味；她带着那种长期盛开，到时候顷刻凋谢的玫瑰花的气派。

在她金色头发下，她保持着巴黎妇人那种年轻俊俏，从不衰老的风度。她们拥有超越生命的力量，永不衰竭的抗老能力，并且在二十年里能保持一样，毫不衰败，顺顺当当；她们最关心的是躯体和保健。

她揭起了面纱，低声地说：

“耶末，不打算吻我吗？”

他说：“我吸了烟。”

她说道：“讨厌！”而后伸出了嘴唇说：“算倒了霉。”

于是他们的嘴唇碰上了。

他接过了她的阳伞，动作迅速熟练地帮她脱下春式女上衣，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动作了。等到她坐到了长沙发上，他关心地问道：

“您丈夫好吗？”

“很好，这会儿他该正在国会上发言。”

“啊，谈什么？”

“无非是甜菜或者菜油，老一套。”

她的丈夫是纪叶罗阿伯爵，厄尔省的众议员，已经养成了过问一切农业问题的专好。

可是看到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张没有见过的草图，她便走过去问道：

“这是什么？”

“我刚开始的一张粉彩画，蓬泰夫王妃的画像。”

她认真地说：“您明白，假使您又开始画女人的肖像，我就关了您的画室。我太清楚这类工作的后果是什么。”

他说道：“我不会找第二个安妮来画像的。”

“但愿如此。”

她以一个能欣赏艺术的女人的身份观察这幅开始了的粉画。她走远一些，又走近一些，用手遮住阳光，研究哪一个位置的光线效果最好，而后发表意见说很满意。

“这真很好。您这张粉画很成功。”

受到了恭维，他啾啾地说：

“您认为这样？”

“是的，这是一张应当受到很高评价的精彩作品，这不是为那些画匠制作的。”

十二年来，她加强了他的高雅艺术作品倾向，反对他返回单纯现实主义，而由于世俗的雅趣，她将他稍稍推向了稍稍过分渲染和造作的美的概念。

她问道：

“这位王妃怎样？”

他得从各方面向她详细说明星星点点细节，这些详尽的细节满足女人妒忌敏锐的好奇心，通过她穿着打扮的要点表达出对精神领域的看法。

她猝然问道：

“她对您卖弄风骚吗？”

他笑笑并发誓没有。

于是她将两手搁在画家的两肩上，定睛地看着他。在想追问的激情下，使得嵌在蓝色虹彩中深不可测的黑色瞳孔闪烁不定，像溅在上面的两滴墨水。

她重又曼声问道：

“真是这样，她没有卖俏？”

“啊！千真万确。”

她接着说道：

“这我就更放心了。除我之外，现在您谁也爱不上了。对别的女人就算结束了，都结束了。我可怜的朋友，已经晚了。”

这种刺伤中年男人心灵的，对他年龄的议论，使他感到轻微的刺痛，有点儿伤心，于是他低声说：

“今后也如往昔。过去我生活中只有您，今后我生活中也只有您。安妮。”

她于是挽住他的胳膊朝长沙发走过去，让他坐在身旁。

“您在想什么？”

“我在找画幅的主题。”

“找到了什么呢？”

“尽管我使劲捕捉，我还是不知道。”

“这些日子您在干什么？”

他于是得向她汇报他所有的来访、宴会、晚会、谈话和争吵。他们特别相互关心这种世俗生活中种种家常琐事。小小的争吵，众所周知的或者揣测之中的男女关系，说过千次听过千次的定论等等，全使他们浮沉于这种人称为巴黎生活的动荡浊

流中。他认识所有的人，混迹在形形色色的社会阶层中间，作为一个艺术家，家家户户的门都会为他敞开。她呢，是一个保守派议员的漂亮妻室，他们对这种巴黎式的语言游戏训练有素，包括精雅的，平庸的，友好而带刺的，无意义的，诙谐的，庸俗风雅的，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声誉，使得那些折服于这种饶舌语言的人十分妒忌。

“您哪天来吃饭？”她突然问道。

“您愿意哪天都行。说说您的日子吧。”

“星期五，我邀莫尔特曼公爵夫人高尔贝勒和缪塞基欧两家人祝贺我的女儿回来，她今晚上会到。可是别说，这是秘密。”

“啊！真好，我同意。能看到安耐特真叫人高兴。我有三年没见到她了。”

“真是！有三年了！”

原在巴黎父母亲身边长大的安耐特，成了她外祖母帕拉廷夫人最后的热情所钟。老太太已经快瞎了，独自整年住在她女婿在欧尔地方的隆西爱宅邸里。渐渐地，老妇人越来越爱将女孩子留在她的身边。由于纪叶罗阿这一家几乎半辈子都在他们这个区域里过，而这儿不断找他们征收各种税，如农产税，选举税等等，他们终于决定将那个宁愿呆在自由自在的乡下，而不想进城市关在家里的女儿留在欧尔，只偶尔接她到巴黎来。

三年以来，她竟然没有来过巴黎一次。公爵夫人宁愿让她离得远远的，免得在她进入社交年龄到来之前启发任何新鲜喜爱。纪叶罗阿夫人给她在那儿请了两位资格完备的女老师，她自己则增加了探望母亲和女儿的次数。安耐特留居在宅邸里几乎成了那位老妇人活下去的必要条件。

从前奥利维埃·贝尔坦每年都到隆西爱过六个或者八个星

期，但是三年以来风湿症将他赶到了远远的矿泉城市里，那些地方深深地激化了他对巴黎的热爱，使他一旦回来就再也不能离开。

按照常规，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要到秋天才回来，可是她的父亲忽然起意要为她安排一桩婚事，于是将她召来，好让她立刻和他选定的未婚夫，法朗达侯爵见面。由于这件联姻一直保密，纪叶罗阿夫人只让贝坦尔知道这项秘密。

因此他问道：

“那么您丈夫的这个主意是打定了的？”

“是的，我也相信他们会十分幸福。”

而后，他们谈了谈别的事情。

她又回到了绘画的话题上，要他决定绘制一幅基督像。他拒绝了，认为在世界上已经够多的了；可是她坚持得厉害，对此感到不耐烦。

“唉！但愿我能画画，我会把我的想法描绘给您，这是很新的，很大胆的：人们将他从十字架上解下来，那些将他的手解开的人让他的身体高高地掉下来；他掉下来了，扑到了张开双臂接他的人众中间，将他扶住了。您清楚吗？”

是的，他明白，他也发现了那个概念新，可是他坚持现代艺术趣味，于是当他看到这位女伴躺到了卧榻上，让一只脚垂下去，套在精致的软鞋里，透过几乎透明的袜子，在眼前出现的肉感时，他不禁叫道：

“瞧，瞧，这才是该画的，这才是生活！在一件裙袍边上的女人的脚！里面什么内容都可以归纳进去！有现实，性感，诗意。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一个女人的脚更优美，更漂亮了，而且后面多神妙，藏在后面的腿，在这丝袜下面让人看不见，煞费

猜量！”

盘膝坐到了地上，他抓住软鞋举起来，从皮制鞋套里脱出来的脚动来动去，煞像一只因为得到释放而吃惊的小动物在动来动去。

贝尔坦一再说：

“多精致，多出众而又丰满，比手更丰满。安妮，将您的手伸给我！”

她戴着长及肘关节的手套。她从最上缘像剥蛇皮那样将它翻过去再褪下来，露出了苍白、丰腴滚圆的胳膊，脱得那么迅速，使人禁不住以为会大胆放肆地全身裸露。

于是她伸出了手，让它从腕端垂下来。那些戒指在她白皙的手指上发亮，纤长的玫瑰色指甲像是从娇小可爱的女人手掌上长出来的爱情鳞茎。

奥利维埃·贝尔坦轻轻地抚爱欣赏这只手。他拨弄那些手指，好像这些是些肉的玩具。他又说道：

“多么稀罕的妙物！多么稀罕的妙物！何等秀丽的纤细肢体，机智灵巧，它能体现人们的一切愿望：书、花边、房舍、金字塔、火车、点心，还有爱抚，这是它最重要的任务。”

他将戒指一个一个卸下来，当脱下了一绺金丝的结婚戒指时，他带着微笑低声说：

“法律，我们向您致敬。”

她觉得这有点儿过分，说了声：

“傻瓜。”

他经常爱开玩笑，这种法国式的倾向，将极严肃的感情混潜于讽刺的外表一起。抓不住女人们敏感的特征，认清所谓精神领域的界限时，常常会无意识地损伤了对方。每当他用一种

放肆不恭的调子谈到他们之间长期以来的关系的时候，她尤其愤怒，而且他曾断定过这是十九世纪最美的例范。沉静了一会儿之后，她问道：

“您会领我们去参观预展，我和安耐特？”

“我一定这样办。”

于是她向他了解下次沙龙中那些最好的画幅。这次预展将在十五天后开幕。

可是，也许是忽然想起忘记了一项采购，她说：

“走，将我的鞋给我，我要走了。”

他正漫不经心做梦似的将那双软鞋在手里翻过来又翻过去。

他弯下身去吻那只恍惚在袍裙和地毯之间飘浮的脚。略略感到一点儿寒冷的脚停下不动了。于是他给它穿上鞋。站着的纪叶罗阿夫人接着走到摊满了纸的桌子旁边。桌子上面，一摊已经拆开的新信老信。堆在原来油彩已经干了的调色板旁边。她好奇地瞄了一眼，碰了碰那些散页，拾起它们，想看看下面。

他一边朝她走过去，一边说：

“您会把我的乱七八糟弄得更乱七八糟。”

她不回答，却问道：

“要买您的《浴女们》的这位先生是谁？”

“一位我不认识的美国人。”

“您同意卖了那幅《路边歌女》吗？”

“是的，十万法郎。”

“您干得不错。这数目可观。再见，亲爱的。”

她伸过面颊，他在上面轻轻地吻了一下，于是她低声说道：“星期五，八点。我不用您送。您对这很明白，再见。”说

完她就从帘下不见了。

她走了之后，他首先重新点起了一支烟，而后在他的工作室里慢步踱起来。在他目前展开的是这段交情的全过程。他想起了已被忘却的那段早年情谊中的细节；咀嚼它们，逐一地串连起来，独自重新回忆体味这段追求过程。

那是他刚从巴黎艺术界的天际作为一颗新星升起的时候。那时绘画界独占了所有的公共热情，靠了画笔几刷子赚来的钱，聚集在豪华住宅的区域里。

贝尔坦于1864年从罗马旅游回来后，有几年一无成就，默默无闻。后来在1868年展出了他的《希腊艳后》，几天后就被评论和社会捧入了云霄。

战后的1872年，当昂利·雷尼奥特^①的死使他的同行都得到类似光荣台阶的时候，他的一张豪放画作《若卡斯特》^②使贝尔坦列入了独创者之林，然而他在独特用笔之余也明智地使它别有韵味，使得学院派也称好。1873年他从非洲旅游回来展出的阿尔及尔的《朱伊芙》获得了一级奖章，已使他出类拔萃；而1874年《沙里亚郡主》的画像更使他成了当代的首席肖像画家。从此之后，他就成了这位巴黎女人和巴黎的女人们心爱的画家，成了她们的气质、风度和丰姿最有技巧、最有创造性的表达者。在几个月里，所有巴黎数得上的女人都恳求能得到他的画像。他呢，表现得很难对付，要人付给高价。

那时，他很时髦，以一个社交场中的谦虚男子汉的身份常出去做客。一天，他在莫尔特曼公爵夫人家中看到一个重孝打

① Henri Regnault 1843年生于巴黎，1872年死于Buzenval之役，电影大胆画家，作有《沙乐美》、《不经裁判的死刑》、《土耳其省督军的突围》等。

② Locaste 神话中锡伯王之妻，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又与其亲生儿子结婚生子四人。事发后，绝望悬梁自杀。

扮的年轻女人，当他进去的时候她正出来。在门下的相遇给他留下了一个赞叹不已的优美雅致的动人场景。

他探询了姓名之后，知道她是纪叶罗伯爵夫人，一个诺曼地小贵族地主的妻子。他是个农艺家和众议员。她穿的是公公的孝服。她才智横溢，受人敬仰，为大家所乐意交往。

仍然处在吸引了他的艺术家眼光的场景震撼之下，他脱口而出说道：

“啊，这位我愿为她画像！”

第二天，这句话被传到了这位年轻女人那里。当晚，他接到了一张蓝色隐约有些香味的短笺，用纤细的，略略自左向右往上斜的正规的字体写道：

先生：

莫尔特曼公爵夫人从舍下告辞时说您准备采用我的蒲柳之姿作一幅您的杰作，我谨向您表示：如您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并且您从我身上看出有些特征，可以重现予以提高的话，我至愿为之服务。

请相信我，先生，我是真心诚意的。

安妮·德·纪叶罗阿

他回信询问何时他可以去拜候伯爵夫人，他直截了当地接到了请他下星期一去午餐的邀请。

地点在马莱斯埃伯大道一座高大讲究的现代房屋底层。穿过一间挂着蓝色丝帷，装着白色、金色木墙板的大厅后，画家被接进了铺着上一世纪图案地毯的小客厅里，这些按瓦托^①式图案设计的地毯清亮雅致，调子柔和，主题高雅，仿佛是由沉

^① Watteau(1684—1721)法国画家兼雕刻家，善于运用色彩，杰出的设计师。

迷于爱情的匠人编织、绘画、加工而成。

他刚坐下，伯爵夫人就出现了。她的步履这样轻巧，因此他在邻屋里一点都没有听见。看到她的时候，他吃了一惊。她以一种熟稔的方式向他伸出了手，说道：

“啊！原来真的，看来您真是很愿为我画像。”

“夫人，那样我会十分荣幸。”

她身上的黑色裙袍使她显得十分苗条，赋予她一种十分年轻而严肃的神气，与她微微笑着的脸在金发的照耀下正好形成对比。伯爵进来时，手里牵着一个六岁的小女孩。

纪叶罗阿夫人介绍道：

“我的丈夫。”

这是一个身材短小，没有胡须的男人，凹进去两颊，由于刮光了胡子，皮下发育。

他有点儿教士或者演员的神情，长长的头发向后梳，礼貌周正。在嘴巴的周围，一大圈皱纹从两腮向下一直伸到了下颏，有人说，这是由于当众发言的习惯造成的凹槽。

他用一大堆词汇感谢画家，使人一听就知他是个演说家。长期以来他就有意为妻子设法画一张像，他想请的就是奥利维埃·贝尔坦先生，但是怕遭到拒绝，因为他很清楚找的人缠得他多么厉害。

于是他礼貌多端地约定，明天他将送伯爵夫人到画室里去。这时他又考虑由于她还穿着重孝，是不是等些时日更好。可是画家宣称他想表达的正是初次见时所得的印象，在金发下如此生动美妙，光彩照人的面庞与庄严朴素的黑色丧服所构成的对比。

于是第二天她和她的丈夫去了。以后的日子由女儿陪着去，

让她坐在一张有画书的桌子前面。

奥利维尔·贝尔坦按他的习惯表现得十分持重。那些上层社会的妇女使他不大安心，因为他对她们不太了解。他把她们看作狡猾而无知，伪善而危险，轻浮而讨厌。对于那些不上不下的女人，由于他的出名，逗人喜爱的机智，漂亮的运动员体格和棕色英武的面貌，他有过一些短暂的艳遇。因此他更喜爱她们自在的风度，随便的闲谈，习惯于随便的道德观，以及他常去的画室和剧场后台的那种诙谐轻松气氛。他进到上层社交界里去是为了荣誉而不是为畅心，在那里他的虚荣得到满足，在那里他得到赞扬和命令，在那些恭维人的漂亮女人面前，他炫耀自己，从没有追求过她们。在她们身边从不许自己开粗野的玩笑或者说不干净的话。他认为她们是装正派的，因而他认为是有教养的人。每当她们之中的某人到他这儿来给画像，为了使她高兴，有时会主动作出接近的表示。可是他感到虽然艺术家和上层社会是混杂在一起的，但是世系之间有别，在妇女的微笑和烦扬之间经常存在着虚假，他揣测那些自认品质超群的人所隐瞒起来的精神阴暗面，从而在他的心里造成了一点儿傲气，使态度更端庄，以至近于傲慢。伴着新兴族受到皇亲贵族接待时掩饰了的虚荣感，产生了那种因知识面赢得与出身高贵的人平起平坐的傲气。人们谈起他时略带意外地说：“他受到的教养特别好！”这种惊诧使他感到受捧，也使他感到受辱，因为它表明了存在着的社会界限。

画家的故意庄重和多端有礼使纪叶罗阿夫人有点发窘，她感到对如此冷静、才智出名的人找不到话可说。

安排好她的小女儿之后，她坐到已开始画的一张草图旁边。按照艺术家的建议，她努力做出面部表情。

在第四次画像的中途，他忽然停下绘画问道：

“您一生中最有兴趣的是什么？”

她变得有点发窘。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个？”

“在这双眼睛里我希望有一种幸福的思绪，可是我还没有发现。”

“那末，您设法让我多谈谈话，我喜欢闲谈。”

“您快活吗？”

“很快活。”

“我们谈谈，夫人。”

用一种很严肃的声音说完“我们谈谈，夫人”之后，他又开始画画。他和她试探了几个主题，找一个他们思绪可以交会的焦点。他们从对共同认识的人物的观察开始，而后谈到他们自己，这经常是令人愉快和引人入胜的话题。

第二天见面的时候，他们相互感到更容易相处了；而且贝爾坦发现了使人高兴并感到兴趣的主题，开始详细谈他作为艺术家生活中的小节，和他特有的放荡不羁的精神之旅。

习惯于沙龙中由文学组成的精神气氛的她，对这种略近疯狂的热情感到有点吃惊。它率直地描述事物而且同时用一种嘲讽的态度阐明它。可是立刻她也用了同样的语调对应，而且雅致开朗。

过了八天，她征服了他，也为他这种诙谐直率和不拘礼节所吸引。他完全忘记了他对社交界妇女的成见，而衷心承认只有她们活跃动人。站在画布前面，他一边画着，以一个正在战斗的男子汉的姿态时或前进，时或后退，一边让自己的日常的思想自由地流露出来，仿佛他对这个金发黑衣，由阳光和丧衣组

成的漂亮女人是早就相知了的。她坐在他前面，笑着听他，而且如此兴奋愉快地回答他，不时弄乱了该保持的姿势。

他一会儿远离她，闭上一只眼，斜了身子想要仔细看清他的模特儿的全貌；一会儿他又走得很近，为了分辨她脸上最小的差别和一瞬间即逝的表情，抓住它并表达出一个女人形体上超出可见外表的内涵，这种抽象美的流露，这种人所未知的某种事物的反映，内在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独具的优点。它使得这个女人应当只被某个人疯狂倾心相爱，而且非他莫属。

一天下午，那个小女孩自己走到画布前面站住了，用一种孩子的十分认真的态度问道：

“这是妈妈，是吗？”

他将她搂过来想抱她，这种对他作的画像神似的稚气褒奖，使他感到得意。

又有一天，她好像显得十分安静，忽然之间，他们听到有人小声伤心地说：

“妈妈，我腻烦了。”

这第一次的抱怨让画家如此感动，使他第二天抱了一大箱玩具到画室来。

那个既吃惊又高兴，经常小心谨慎的小安耐特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整理好，为的是可以随时按愿望一个一个地拿起来。从这回送礼物开始，她爱上了这位画家，孩子式的爱。正是由于这种动物式的友好表示和爱抚，使得孩子格外驯顺和听话。

纪叶罗阿夫人对来坐着画像感到兴趣。这一冬她穿着一身丧服无事可做，社交场里和喜庆场里找不到她，她将生活中的全部心思都交付在这间画室里。

她是一个好客的巴黎大富商的女儿。富商死了已有几年，